蟄菴日錄 上

藝風堂…

藝蕃目錄

壬戌

蟄菴日錄小引

两年來余足𤸃至冬輒發發輒累數月而後愈因是寒月即自繭一室塞向墐戶閉影不交人事常自咲以爲似昆蟲之入蟄

戲名所居曰蟄菴兒子頊以兩
歲中所作文字類而成帙請余
名之乃命之曰蟄菴日錄昆蟲
之蟄也所以完其神固其氣外
葆而內不傷爲春來發藏奮動

之用騰雲游霧莫大于龍蛇易
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變化之
道全頼蟄以致用卽肖翹蝡動
莫不皆然人乃不能爲至日之
閉關有發無藏日搰搰焉以趨

于盡何哉蟄也不足以存身何
貴于蟄若余智不如葵不衛其
足徒令人訝其項間甚不庭耳
因錄是有感書之以志余愧
天啓四年甲子仲春

遯居士顧起元太初書于遯園
之快雪堂

蟄菴日錄目錄　壬戌上

大明永慶寺重修大雄寶殿記
大隱園草序
夢回
請告得　吉志喜六首
少宰盛陽陔年丈以詩見懷答寄
九如圖序爲汝澤汪君五十壽
元介宗伯以少宰　召纂修實錄奉賀

門人劉覲國參岳關中詒書見訊答寄二首
房濬師侍御按部兩淮奉寄二首
陳太夫人八十一首予爲南通政景玄子通家友也
哭趙宮詹睿通有序
湛華堂匱稿序
王雲池先生九十二首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兗州府同知坦菴史公

曁配贈宜人楊氏墓志銘
通州太守了十周公榮膺　覃恩封典序
南京都察院志序代作
雨中顧孝敷陸喬之王不驕過邇園
潼川張九菴先生貤贈子計部君屬爲撰咏
賦得排律一首
祭吳母程孺人文
偶書四首

馬祖玉五十猶子似昆其門婿也屬予賦以祝之
空倉
哭談玉汝長歌 有序
送倪元道守尋甸
偶題似友人四首
中元節起建盂蘭盆道場功德疏
吳北陽侍御按部淮陽枉書見存答寄二首

中秋夜有懷寄澹師侍御二首
贈鄧彰甫序
南都永利碑書冊序
詩經起予序
贈參戎李君秀野二首
蟄菴日錄目錄終

蟄菴日錄　壬戌上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大明永慶寺重修大雄寶殿記

六朝佛刹之盛近在都邑者不可勝數千三百年以來獨永慶與延祚之二窣堵波歸然而獨存然延祚于永樂後斥而爲國之儲胥而永慶之門殿廊廡具體猶在豈非幸哉夫以同泰之廣大湘宮之麗靡甲于眞丹不數十年隋師蕩

之壽已噓而爲泠風燼而爲刼灰矣曾不得與荒草野花存彷彿于吳宫晉苑之内永慶傳稱剏于梁之帝女然史不經見乃獨後諸剎而不毀雖成壞之故別有因緣夫非以其巖壑之美竹栢之秀名人高士多所棲託有時爲之護持者哉先少宰毅菴府君未第時與宫諭澹園焦公同讀書于此既貴而巾車蠟屐之游歲時相踵余少又嘗與友人張孚之太守鄭尚德張韞

甬兩博士郭成也馬仲履二文學講業其中書囊筆格茗椀薰爐强半與赤髭白足爲侶今去之三十年清夜夢回追憶舊游時縈方寸度督之疏鐘飄空之清梵隱隱在吾耳聆中也寺之大雄寳殿不知構自何時楚楹桊梲朽蠹且盡岌岌乎不可以支旦夕官諭公常延普惠海德柴師捐募葺之議未定而公逝今又踰數年其貲亦化爲烏有矣余念先少宰杖屨之跡寄此

者最多且又余兄弟胝之不啻如羹墻且余自少而老往來無間今將以此爲蓮社香山因偕余弟羽王學憲太復孝廉及猶子肇昆似昆輩各捐貲倡之而屬柴師與住持仁弘等共募以訖前事韞甫與友人王君不驕又從而爲之綱紀于是兌祿仲茅俞公太守价卿韓公各以舊履來助勝緣而他縉紳先生若善信檀施者日月輻輳新安夢圃鄭君布金尤廣乃盡撤其敝

落朽蠹者更而新之材堅而工良費當而程速此殿不但還其舊觀且更恢其前制矣既成仁弘等伐石請余文紀其自余因泚筆識之寺南爲謝公墩是太傅與王右軍共嘯咏處東揖鍾山西北控四壁諸峰實據登臨之勝六朝名刹在都邑者此與冶城清涼鼎立而三王介甫誤以城東康樂坊之謝公墩當之未有辨其非者今此寺與此墩幸不終爲半山所奪余尤願後

之士大夫游憇于斯者毋視爲逆旅之郵一去即不復顧而諸苾芻之住山者亦毋視爲三宿之桑一把之茅塗茨丹臒務殫厥心使像設常嚴津梁永固不至與同泰湘宮終變滅于冷風刼灰也超成住壞空而上之豈不盛哉於戲斯又余兄弟未盡之願所覬與見在未來之君子勿替引之世世爲茲山作護持者也

魏國六岳公方膺　上命視江上水犀之師保
障南國而公玄心遠韻有超然在雲臺煙閣之
外若數上書請解兵柄　上重違其意特加秩
宮保以寵之公舊闢園于飲虹橋之西署曰大
隱至是益拓而治之因日與客嘯咏于其中雖
極池沼臺榭之觀而不損魚鳥之眞境時御絲
竹管絃之樂而特諧山水之清音當其感物毛
悰懷人命侶篇什間作奮筆如雲情屬煙霞辭

麗金臒文之乃衷前後所作板而行之此大隱
園草所繇名也或謂大隱之義肇于東方彼其
以依隱玩世詭時不逢之意待詔金馬跌宕萬
乘之前使人莫測固有以也公雖暫時謝事而
璽紱之華湯沐之厚爲東第諸侯冠如　上一
旦以鋒車召公謀所以注意安危者公安得更
遂前請專所稱大隱者而居之余曰此乃公之
所以爲隱公之隱所以爲大而區區山林朝市

之跡其小者也夫抗跡丘壑者物之莫疵其槩也易寘心貴冨者人之得臻其方也難如公之玄心遠韻運撫世之業而世無所攖寧及物之功而物無所繫如龍之游沼也而神常蟠于九淵鳳之巢閣也而德常翔于千仞此公之所爲大隱者也彼東方之事較之不幾乎以斥鷃而料南冥之運乎哉至若公之詩俊氣高騫遥情夐發卽而像之如龍車芝葢金支翠旗翺翔容

與于素雲絳氣中使人望之有梯虹御風芥六合塵四海之意此政可以得公大隱之眞不獨其詞之工可法而可傳也

夢回

藥囊茶竈伴晨昏門外唯聞雀語喧老至倍憐春欲盡夢回初覺我猶存五朝漫憶先賢典六召虛承　聖主恩獨有雕蟲餘習在時將文字與人論

請告得　旨志喜六首

封章三上九重天老病欣承　聖主憐曜焉正
逢多難日焚魚初及中興年擊鮮詎有千金橐
種秫曾無二頃田惟許報恩心一寸芙蓉秋水
拂龍淵

漫言今是覺昨非未蕪田園不賦歸移樹爲通
牕外岫牽蘿將護竹間扉渴消花露晨猶引夢
醒梨雲晝不飛敢學巢由逃聖世秪從鷗鳥習

忘機

誤點蓬萊供奉班幾從天上覲龍顔誰能隱几過南郭自可移文向北山貝葉林中堪獨演瑶華海上好同攀寄言溪外桃源路可有漁舟數往還

荒園一畝傍龍宫乞得閑身臥瀼東風暖踞牀楊柳外月明吹笛杏花中寒溫無事煩孤往伏臘何心問屢空獨是病魔袪未得欲憑牋奏惱

天公

十八年來林臥深虛名猶自擁朝簪自成泉石膏肓癖且聽雲山韶濩音每為病輕知藥力功因雌伏結雄心時人莫漫徵行徑如海煙蘿不可尋

乾坤樹羽日紛紛軒冕從拋臥白雲自喜山林迥俗駕肯容鸞鶴怨離群綠綈未啓神仙字白氎時繙梵帝文擊壤堯天何以報嵗賡天保頌

明君

少宰盛陽⿰阝李年丈以詩見懷答寄

揮手河山二十年萍蹤南北共情牽雲霄望起君堪羨猿鶴群驚我自憐易水秋風歌在否空梁明月夢依然山公自悉嵇生懶猶爲題詩寄錦箋

九如圖序爲汝澤汪君五十壽

余嘗觀今世高訾大賈之家賢豪自喜者多約

于漁利而豐于獵名故不唯棘市財也而且棘市義財之市也不屑較錙銖而義之市也不難捐什伯其沾沾感槩而赴也唯恐人之弗覩弗聞揭日月而行之且幾幸操左契以祈造物之多富多貴多壽我也學士大夫聞其風而譽之大者目以爲原嘗小者目以爲季劇乃識者或引李士謙之言以繩之曰陰德猶耳鳴適都大邑之娼豔色芥遺金何如闇室曠埜之貞而薦

也然則天之所界而執券不爽其必不在彼而
在此也明矣余友新都汪君汝澤之爲德于鄉
也甚衆而遠受其施者多而心不責報旣已爲
人排難解棼矣而口不言功余舊嘗從薦紳中
熟君之行事孝友篤至輕財好俠能周人之急
至友人邵君臚列其生平葢多古人之所難者
義聲籍籍閭巷間而馳于千里之外余旣心慕
君而私竊意君富而好行其德其聲音笑貌或

有高自位置以表異者乃一再覩君之面溫和抑愼行賢而鋤自賢之色已細察君之心若谷若谿毫未嘗有盛氣矜志而臨深以爲高也則余愈益肅然歛袵而莊君以爲君之好行其德也仁心爲質發于自然非以義與人爲市者此乃眞李士謙之所謂陰德者也然則天之所以鑒君而售君又詎可量數計哉于是君今年開五秩矣吳君建伯與君同社友邵君等思所以

祝君者繪啚爲九如各爲詩歌引翼君以無疆之筭又述君之高誼屬余叙其端以信其所祝者非虗語也余乃次君之善居德者以弁之邵君所述君行事甚辨而晳彰彰在人覩聞中余不具論異日當特爲傳以旌君且以激世之貞好義者而愧其名市義者君體質魁梧少賦異材以父命不竟博士學既游成均其聲乃大起人皆謂君之材未得盡試于用徒以高義偉行

緩急人于閭巷之中大有于將發穎之慨然以
余觀君之溫和抑愼惡盈持滿有合于天道福
謙之旨則君之不竟其用乃君之所以爲大用
也天之大授君也又庸詎多富多貴多壽而已
哉若諸君子瓌辭瑋句追琢風雅足以使君永
有聞于後巻從來祝嘏之所罕覯者君寶而有
之以是爲五岳之眞形七籤之祕笈可也

元介宗伯以少宰召纂修實錄奉賀

柳吟花醉日逍遥天上徵書蚤見招簪筆爲修丹扆事押班將奉紫宸朝征徭滿地人方窘聲鼓連天虜正驕願得安危滌注意野夫高枕伴漁樵

門人劉覲國參岳關中詒書見訊答寄二首

排空仙掌擘金天十丈誰搴玉井蓮高躡丹梯穿岞崿平臨青壁掃雲煙關門紫氣千年合洞口朱霞一縷懸欲跨茅龍訪同志松蘿如海斷

攀緣
紫淵玄灞路迢迢何意雙魚慰寂寥明月忽從
南海至碧雲俄自北風飄曲中郢雪春逾皎鏡
裏吳霜夏未消珍重尺書踰七發登樓何羨廣
陵潮

房澹師侍御按部兩淮奉寄二首

繡衣持斧下東方國計無如煮海長共爲至尊
憂社稷肯容當道有豺狼隨車自洽三春雨搖

筆常飛六月霜見說萑蒲皆斂跡可知長孺在
淮陽

尺書相訊苦匆匆雙鯉流波溯未通閱歲秖應
驚白髮憂天猶自耿丹衷氍毹我似羊公鶴蹀
躞君真鮑氏驄遙憶平山堂上望石城煙樹有
無中

陳太夫人八十二首子爲南通政景玄于通
家友也

琪樹瑤華拂曉風壽觴高宴綺櫳中將雛曲奏
皆名鳳九牘功成蚤畫熊五色恩綸貤帝闕千
金寶瑟鼓嫋宮萱花更比靈椿健漫擬蟠桃間
海東
祝融南望北堂高丹穴繽紛長鳳毛峰矗芙蓉
臨楚甸春生蘭蕙麗湘皐槃中玉粲仙人棗帳
底金舍阿母桃共羨銀臺承寵渥舞衣雲動是
宮袍

予同籍同館二十有四人投分最篤二十年來雨散雲流聚首無日絀指游岱者張尚壆公覲黃宮庶敦桂黃侍御晉甫張黃門輝止丘宮庶有秋王宮庶相甫張宮贊德符楊翰編恒初胡翰吉仲容凡九人今趙宮詹睿通又以訃聞矣爲時幾何殄瘁如此念之令人黯然神傷因歌以弔之

憶昔櫻桃宴初罷藝館儲才命新下三七英流

濟濟來四海文章見聲價請藝同升白玉堂歌
金戔玉羅琳琊藤花拂牖清陰古槐影團堦白
晝長自公退食多欣賞尊酒論文神倍爽燕市
青絲提玉壺曲江翠幙排銀牓群龍羽翮忽分
飛南北升沉事盡非三朝舊劒何時合千載亾
琴更不歸人生聚散須臾耳俛仰之間十人矣
蒙蒙天道竟何如茫茫人事皆如此挑燈獨坐
夜悠悠追憶平生感舊游韶年遠志皆零落使

我雙淚潸然流蕭蕭白楊草迷路欲奠蘭椒不
知處山陽短笛咽無聲落月空梁天欲曙

湛華堂匱稿序

湛華堂匱稿者新林劉先生笥中之草也先生
賦禀英多符采清時有陵雲槩日之姿濬心名
理玄解超然發爲文章沉鬱淡雅而練習政體
于當世大計往往慷慨言之忠愛悱惻而有實
用人謂君家更生孝標不得專美于前矣既上

公車所治博士家言益工而富文之靡也士多
曼衍于荒滛之陂以捷得一時之幸先生根極
理要匠心師古寤寐遺經于千載之上而卓然
自名其家昔人所謂不意新聲代變之後復聞
正始之音者非先生之謂哉先生既以籲上拜
上命縮符于南州矣笥中之草具在帷中弟
子請授之梓以爲學者矜式而先生以匵名之
意以美玉不售有韞而藏之之思乎夫連城之

寶雖綠綈丹錦金箱雲笈什襲而藏之而孚尹旁達如虹之氣終有不可得而閟者故西王母之環昭華之琯夏后氏之璜周之天球弘璧常懼其以售而輕愈匱之而其器乃愈重彼夫五都之價有所不能酬九賓之饗有所不能薦萬乘之威有所不能奪此其重視陵陽抱璞噭噭然覬時之一遇者相去爲何如哉嗟乎世方盼盼希售明月之珍也而以燕石荐周客之胡盧

至今未已也美玉之在匱不亦宜乎先生今且以發爲文者施于有政功業麟炳不爲空言余更請匱者發之嘉惠承學之士世之懷琬琰而在煨塵者得先生爲之師可以知所重矣

王雲池先生九十二首

九十由來號地仙高披鶴氅更蹁躚烏衣久望南岡上梟鳥遥占北闕前桃葉姬多傳舊譜蓮華僧幾結新緣何煩遠慕瑶池樂雪藕氷桃滿

壽筵

碧簡丹臺已注仙手携綠玉步蹁躚神姿合在
風塵外名德應居耆舊前珠樹瓊芝宜共引舞
衣歌扇好隨緣從今欲論滄桑事時爲麻姑啓
玳筵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兗州府同知坦菴史公
暨配　誥贈宜人楊氏墓志銘

溧陽坦菴史公之逝也幾三十矣始以子運同

君宣政貴與其配楊宜人受　貤贈如子官通
同君既荷　上恩榮其親亾幾何亦從公地
下孫忠棐等始遵父遺志排纘公行事乞余銘
公羨道之石蓋函山之木拱矣公家世爲江南
望族祖父皆貴顯公獨以一青衿老不稱其志
氣易簀時頻以爲言而運同君卒能瞑公于九
原之内諸孫又能亟圖不朽公而使黄壤如生
人之所以貴有賢子孫也抑有德司契天道予

善之常于公貞有不爽者哉公諱世彰字子道坦菴其別號也史之氏自漢溧陽矦崇開國食采于茲邑圭組焉蟬累世不絕詳在史氏慶傳錄中數十傳而爲參岳公學以政蹟著則公之大父參岳子爲經歷公京則公之父也公少受經術推擇爲博士弟子數試不第而獨以行義爲鄉里間祭酒公幼失恃既長痛其母以癖生隕語及之未嘗不流涕經歷公之逝也有子十

三人爭趣遺帑公獨誠信治所以周身者室中
藏不問也比析箸田廬務取其瘠且敝者諸兄
弟或售公所受產私攵所遺橐公一爲不聞也
者而置之隣之叟盜其山薪事發則鬻莝具以
償公公憐其老更益貲贖以還之舅氏被盜人
誣邑大姓公力白其枉囊金以謝距弗受也葢
公之爲德于家與若里多此類其舉運同君兄
弟也身自誨督之每侍食必舉古先格言以爲

誠且曰若輩毋患名不成第恐不愛名而以墨敗又恐太愛名而以刻取耳三子服其教終身毋敢隊里中以公爲王義方陳仲弓一輩人宜人者同邑計部楊公女也生三歲而孤宜人隨三兄受育于母李安人安人夜課子讀宜人性穎敏聽之輙闇憶憶輙不忘旣歸公而夫婦相莊白首無間比公授三子書宜人以幼所憶者從旁贊之運同君兄弟以父爲師其奉母訓也

猶之乎書于父也事舅姑不以娣姒多服勞奉養他有所誘鄉先生爲孝行篇稱之姻族問遺周恤歲時周俗中外有冤婚大禮請問儀節者相踵人人以宜人爲女師公旣中道捐館舍宜人教三子常如公在時運同君舉于鄉拳拳以重名檢習世務訓曰聞之吾母李安人者如此於戲公旣砥行立名擅南國人倫之譽宜人又以內德助之發祥受祉奕世重光固其宜也運

同君既酬公未盡之志諸子若孫之翩翩競爽也計所以顯揚公者尤未有艾然則公之得此于子孫也視其身之自得之也孰為多哉公之生為嘉靖癸未之十二月六日卒于萬曆丁丑之八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五宜人之生以嘉靖甲申之七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丙申之正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三丈夫子三宣政郎運同君以山東兗州府同知加銜致仕娶周氏

封宜人太學生周公召南女宣教貢生娶王氏
王公景誠女宣敏邑庠生娶蔣氏蔣公三鳳女
女字二一適烏蒙府照磨張景良一適進士南
村繆公子士吉孫九忠棐忠檠忠棨忠杲忠采
宣政出忠楨忠權忠檢宣教出忠杰宣敏出孫
女五婚嫁皆名族曾孫十二人余旣次公行事
志之爰系以銘
謂福善爲有常疇抑爾以生而抱璞以藏謂福

善為無常疇揚爾以死而錫命以光遲而發者德乃重蓄而流者福乃長函山之陽華表煌煌有毓其祥千秋萬歲其未央

通州太守了十周公榮膺　覃恩封典序

國家加意元元不靳褒顯以勸守令然慎名器重封典守在司封者至嚴慭矣方州之長治行即在高第非滿三年考勿予也滿考矣非御史中丞直指使者曾特疏其最于　朝又多格而

勿予巹受之者迫得此典以爲重援之者又亦迫得人爲此典重上下交相重而名實符非故手而刓之使人疑夫一朝饗之者之終不易遘也若海陵守江津周大夫者非吾所謂其人哉大夫起家進士簉仕而典方州擁朱轓皂蓋之儀涖瑣鑰咽喉之地其任重矣下車甫兩月耳以

上之覃恩施及郡國守令而大夫首被焉晉大夫以奉直階錫　誥命推所自生而太

公得以子秩封宜人前母母兩宜人得以子貴贈
如例内君得從夫五品爵魚軒象服坐邸中拜
上命矣于是海陵自佐荐幕以迄州之薦
紳章甫若父老子弟罔不欣欣然抃手而相告
也曰異哉吾州之幸得我大夫也不浹月而政
成我未之前聞則又曰異哉大夫之得此異典
也不佞上計而命之吾耳目之所創遘也爭求
鴻筆論次之以爲大夫壽其父老子弟特介余

年友銓部范公屬余以辭蓋銓部實自有文以
頌大夫余不侫去大夫部內盈盈一水耳風謠
之美無歷而馳抑猶憾夫不睹雙鹿之夾轂而
行也將何以爲大夫頌哉獨念　國家之愼名
器重封典者如彼今　上以如天之福肇錫
大夫典洵異矣當之者必有異而後可以仰答
休貺吾聞大夫符采如琦玉襟抱淵然而敏
給淹通思若神授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卽劉穆

之之練洽楊遵彥之慧捷方斯篾如也其人巽
矣治海陵不數月而治理流聞愛民如子首先
筑獨而鋤其莠民者人以為抱嬰而拔薙大夫
且為今之任棠進青青子衿而訓勅之手自課
其誦通者人以為立講堂而興學宮大夫且為
今之文翁何武飲氷自茹未嘗以巳之用物貽
累小民人以為拔葵而懸魚大夫且為今之公
儀羊續自出貲以助賦長之綱解而人亾苦以

役破家者人以爲閲入公帑以代逋大夫且爲令之陝褒此皆昔人累歲月積程課以求者大夫不浹月致之其政異矣以異人行異政而膺異典此政余卿所謂上欲迫得之以爲此典重上下交相重而名實符者也然則惟大夫宜受此典此典惟大夫乃足稱異耳不然登第而需次選人剖符而拜

命

皇恩之浩蕩沾被者不少矣要以名實之際能必無然疑于其間

哉昔漢世循良爲盛人主亟褒顯之大者自郡守入爲三公九卿不以爲驟神爵五鳳之間一有治効輙賜璽書增秩賜金爵或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今 上瑩精上理旣以異典貺大夫而目者又以盜賊鋒起數下書拳拳敦勵守令如大夫之政 上且不次超拜之以風有位制詞用王素趙槩相勸勉夫二公皆繇海陵起爲宋名卿然則 上意之嚮

大夫可知也余與銓部不得徒以父老子弟丘
里之言爲大夫異矣

南京都察院志序 代作

南臺昔未有志周柱下史爲記事之官漢蘭臺
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唐御史臺有記注儀制故
事居若職受若事方策所載烏可毦筆而不書
南臺之有志也自今中丞玄侁徐公始公奉
璽書開府江上𧻓夷爲 國蠆尾蜀鼃鼓之

萑苻盜且蝟毛起公方日討其水犀之師而訓之與諸曹大夫畫所以固天塹衛神皐者以其間屬草不數月而志成公之臨大事整而暇此其徵矣南臺二百五十年來官僚之變置職掌之更肄載在　帝綸與公牘若賢者以官重文獻彬彬未易枚舉公旁采博稽網羅殆盡公之體大思精練洽政典此又其徵矣余幸與公共事甫至而觀厥成深惟古大臣謀國經遠之

虞與人巽與蕭文終之入關也首收秦御府圖書得以具知天下戶口阨塞之處允贊大業今府趣目前刀筆簿領安知大體當此時而公首書于此豈徒然哉　國家兩都並建南北臺分治之天官右執法象御史大夫位太微南蕃中南都法天太微臺近在日月之際總朝綱掌天憲疏六官之筦籥挈百司之綱紐刺萬姓之非違南與北埒而操巡重寄畫江而守宮鑰闒庬之

任在焉建威銷萌其地尤雄劇金陵自六代來士多游麗辨論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故海內以清議歸南都而臺實衷其是若此者前事若忘後將安昉公志賅而存之　朝之命是官與人之居是官者如規萬如權量如著龜南臺自是而世有成憲則公力也古之覘人國者先瞷其紀綱紀綱治則雖有秉墉之奸伏莽之戎有所折而不敢動南臺爲　國家根本

紀綱所自出由斯志稟而行之匡扶　主斷
糾逖官邪激揚士俗所以佐　一人綱紀四
方之治彈壓豐鎬者于斯爲備余願與臺中諸
君子推本公志共懋明之苐謂修闕典存掌故
爲江左青箱之舊事云耳猶未窺其大也

雨中顧孝敷陸喬之王不驕過遯園

積雨連天凝不開空堂有客共斟杯杖頭不惜
懸青竹屐齒何妨破綠苔飛鳥兢穿風幔入歸

人爭趍瞋鍾迴漫言避暑矜河朔銷夏無如此
地來

潼川張九菴先生貺贈子計部君屬爲掞咏

賦得排律一首

有美中林彥居然抱璞藏闢園非苦竹飲水是
長桑任鄺周三族慈和善一鄉人皆稱孝友國
自表賢良獨往群麋鹿雙飛侶鳳凰挽車桓相
鮑舉案孟依梁共紉芙蓉珮同搴荷芰房壁連

鼂更采珠合夜彌光擁郄雙龍御凌雲一鶚翔
圜疑群玉積堂似鬱金香邈鑿期何遂高門祚
益長下帷梁董相題柱漢田郎棘寺懷丹筆倉
曹集皂囊未央得芝檢罔極廢莪章五品 新
恩重 三朝舊德揚龍纁天藻發馬鬣地靈彰
日麗玄扉朗春迴宰木芳仍知世珪組士女志
華陽

祭吳母程孺人文

猗與夫人毓自高門嬪此名族既內德之孔彰
肆徽音之載穆齊眉舉案何羨夫德曜之佐鴻
提甕行汲不難爲少君之挽鹿夜光匹合浦之
連珠晶采類昆山之比玉孝敬無閒于舅姑慈
惠允孚于煢獨義烈之槩堪題黃絹幼婦之碑
儀訓之方足踵荃蘅丸熊之躅是宜抱天上之
麒麟共睹集庭前之鸑鷟風既克著于采蘋福
自永綏于樛木六龍之擁翻于坐也洵肯梧椿

一鳳之遷羽于　朝也佇宣綸綍方將奚日月
于鶴年行且宜山河于象服夫何金柩儀執紼旌
而辭北堂寶婺倏潛輝而返南陛元等綸文今
子夙仰慈淑慶聖善之永存愴春秋之代速固
知星冠霞帔長逍遥乎紫府之宫奈可孔蓋翠
於久容與于黃山之麓傀之文采之七襄聊寄
生芻之一束諒音容之如在庶歆格之可卜

偶書四首

清供山家美偏宜夏日長白抄新稻滑紫芼落
蘇香虀遠腥膻味聊安藜莧腸茗烹初汲水一
飲勝瓊漿

持此孱顏骨支離宇宙間閒除十笏地靜對一
拳山采藥忘甘苦班荊斷往還翻嫌太無事終
日掩松關

絀指平生事棲棲研北身耆書耽歲月刻意損
心神謬許追前步終慙夢古人何如不識字混

沌得天真
是病何從得人疑我亦疑將無因四大是否自
三尸結在誰當解情忘了不癡無生亦無意擾
擾竟安之
馬祖玉五十猶子似昆其門壻也屬余賦以
祝之
經傳南郡舊家聲抱璞堪酬十五城陳苑春雲
思玉樹漢宮秋露憶金莖醉鄉日月浮三雅賔

席衣冠盛五更欸段不妨乘下澤少游何羨伏
波名

空倉

城南薄田纔二頃租入隨奴曾未省空倉霍霍
無宿糧饑鼠夜號嚙衣領樓中空貯五車書玉
璞金題燦不如摩挲病眼那能讀疊案連牀飽
蠹魚誰能且耕兼且讀荒年有穀豐年玉直置
書囊作飯囊研田不稔山田熟可道文章不療

饑胡奴之米正堪揮侏儒飽死何如餓藏穀誰云無是非

哭談玉汝長歌 有序

玉汝少予二歲予垂髫時友也其人開美多智意談笑能驚四坐與予爲莫逆交五十年如一日也君體貌魁梧善飲噉始衰之年神色亢爽鬚髮無白者予嘗心壯之有材不售當爲晚成之器否則且有高壽不意其病殤

一旦委頓以死也人生之危脆如此強者不足恃況羸者乎紬指少年交游零落都盡涕泗横集爲長歌以寫之君善書代予字極相類人之索予書者往往走求之君逝予不得復爲牀頭捉刀人矣末句因及此

我初見君君八齡蕭桃垂髫雙眉青共我騎羊戲庭下步步肩隨如影形大門中表由來少得汝綢繆情倍好三世纏綿合蔦蘿一堂次第分

梁園每一過從即忽歸論文把酒思依依夢中
欲攬芙蓉鏡岩下寧搴薜荔衣壯志昂藏執雕
虎縱横係筆驚風雨口吃時聞艾艾聲壯高屢
作僊僊舞春江花月美遨遊淥水蒹葭白露秋
妖姬緩緩進青絲笮豪客狂拔紫綺裘自誇縱酒
身頑健高歌清夜何知倦跌宕能開貧士顏麤
豪肯嚎庸人面忽忽悠悠三十年青衿拓落少
貧緣抽琴坐有知音客貫酒囊無賣賦錢大風

捲地雲霄野悲歌蓬戶誰知者好客江東老步兵憐才方外狂司馬舉觴白眼顧兒曹咄咄書空首重搔暗將幽怨排金縷懶把雄心拭寶刀功名蹭蹬堪如此年事差池殊未擬一日看花思有涯九辨悲秋歌乍起苾苾生死事難知修短從來不可期煎熬蘭焰膏先滅淬砥蓮孽鍔遂披雙扉白板閒清夜繐帷燈影空相射鶗鴂悲春碧草前蟪蛄吊月青莎下一回惆悵一傷

神箇是空花幻影身屢屢尚自遺思婦贏博何
當付老親人生到此真堪恨一丘狐貉那須論
劒化延津更不歸舟藏夜壑終難遯徘徊往事
涕沾裳奈可齋前種白楊金爐未鍊長生藥玉
笈空函不死方虛堂風雨沉瑤瑟愁聽野笛高
樓夕此日仍留北海尊它年誰控西州策更憐
墨跡巧相如分我門前問字車戢山自是無張
翼團扇還輕內史書

送倪元道守尋甸

萬里南雲把一麾遐方快睹漢官威狐峰瘴洗嵐姿出龍洞波澄木葉飛爨戶共看夷俗改僰田爭說訟人稀雍容五馬雙旌地可念山中舊薜衣

偶題似友人四首

紺指游燕二十年華陽高館夜談天如何共此長干月隔歲曾無一面緣

豈緣多病故人疎自是門無長者車幸有雀羅
知客意題門何用翟公書
皚皚山上雪如塵皎皎雲間月影新莫恨橫陳
茂陵女白頭誰是一心人
袖裏隋珠滿淚痕更將肝膽向人論祇應浪子
偏憐客莫說知恩與報恩

中元節起建盂蘭盆道場功德疏

伏以慈雲普霔徧塵剎以均霑慧日高懸等幽

明而畢照凡是四輪所攝誰非一乘之歸共啓
昏途同臻覺路茲者孟秋十有五日律中夷則
節號中元蘭風動而玉宇彌高梧影疎而金波
漸爽集羯磨僧之法事起盂蘭盆之道場演目
犍連救母之文廣薄伽梵拯弟之惠皈依三寶
光燭九幽攝受十方厄除八難一枝灑潤冷烈
焰之爍膚片粒含滋療饑瘡而果腹化行有截
神應無方遂開出生入死之門爰作苦海愛河

之筏我願自大親以及疎屬由同類而逮旁生無論冤親罔分貴賤咸資佛力等證法身或乘化于天宮或潛真于洞府或滯跡于冥途之內或旁行于異類之中鑒此微誠臨茲勝會真文高唱朗慧月於四天法席廣陳燦智燈於十地永拔三塗之苦㸏蔑戾車長離萬有之緣芟惡乂聚當知一漚已攝大海之水勿云寸絲不懸妙高之山郵客去而主住有常指薪窮而火傳

無盡神炎不昧何日月燈之可言本覺現前允
佛法僧之當報是實語者豈欺我哉坐微塵而
轉法輪度無量無邊衆生自在祇陀樹林之下
出化城而遊寶所合三千大千世界同居蓮華
藏海之中植善信之正因結人天之妙果
　呉北陽侍御按部淮陽柱書見存答寄一首
手提三尺挽天弧四履居然控五湖牛斗遥占
天北極枌榆近倚　帝中都如虹蚤辨荊山璞

似月淸懸霓社珠見說滇池烽火急亟將書札
問潛夫
搔首乾坤樹羽紛亭亭西北有浮雲上書好借
亾秦喩持節曾傳諭蜀文共憶西臺能執法如
聞左廣漸成軍東南半壁安無恙爲有霜威掃
慧氛

中秋夜有懷寄澹師侍御二首

絳闕丹臺夜未央群飛烏鵲尚迴翔菱花忽暈

金河水桂樹微飄玉杵霜風動房櫳開翡翠露凝宮瓦濕鴛鴦不知此夕南樓宴誰共庾公對擧觴

高秋柏府望迢迢煙月揚州萬里遙清夢自懸丹鳳闕微唫誰奏紫鸞簫露華滿地光沾濕星氣浮天影動搖獨憶東流大江水因風時送廣陵潮

贈鄧彰甫序

世人以其徑寸之目臨視之所至而分小大故大山岳而小塵沙確乎以爲不可易要非所謂于小大之實際也人以其目之所大爲大而龍伯之目大于人則人之所大覆更爲小人以其目之所小爲小而焦螟之目小于人則人之所小覆更爲大莊子謂天地毫末不足以窮至大之域定至細之倪豈寓言哉友人彰甫鄧君以善書著名一時而尤工小楷方寸之楮作千百

字結構波折不失毫釐入法俱全千行若一時含毫濡墨之士徵而眡之驚伏贊嘆以爲古今未有之奇名人魁士以詩賦揚扢之者不可勝數余嘗謂古人論書法者衆矣陶貞白庾肩吾袁昂謝赫張懷瓘張彦遠之流品藻臨池之技無所不有而未有語及細書如彰甫所爲者豈非視虱如車輪不能爲紀昌則棘端之猴運斤固不易邪晉宋納后禮后家上皇帝書稱莫

土臣字用蝌脚書此則可謂細矣令狐綯有鐵
筩徑不及寸長四寸内一小卷月中視之九經
並足其紙即蠲蒲團其文精妙莫述此則髣髴
彰甫之所爲然不言出何人筆彰甫獨以此擅
當時而稱後世信可爲千古以來臨池中一人
而已與韋仲將大則徑丈者並雄于世夫誰得
以小大槩之而第猥云目足以察秋毫之末已
哉瞿曇氏有言于一毛端現寶王刹一微塵裡

轉大法輪夫小于大而能爲大者小而有大于大者也大于小而能爲小者大而有小于小者也人皆謂彰甫語小余獨謂彰甫語大通于無小無大之旨者或亦有取于斯言也夫

南都永利碑書册序

金陵爲　國家豐鎬民幸生輦轂下　高皇帝以後世世加意綏靖之輕徭薄賦與之休息久之法弛弊生蠹民者牙蘗其間賦以漸重役

以漸繁民始歷歷不聊生若民田大馬重紙坊廂快船總甲鋪行之棼棼至嘉隆之季彫敝極矣徼天之幸諸明公莅茲土者推　高皇帝聖諭　子孫百世無忘江左之意次第孕繩而芟薙之軍民始漸有生養之樂獨總甲鋪行二事告困者接踵　上亦亟思所以蠲之而議固久尤豫未決也蓋自海忠介公釐夫差之繁簡大司空丁公繼之而總甲始變爲雇役自

李少宰公汰供億之繁苛丁公與大京兆黃公姚公徐公繼之而舖行始盡變為平買二害除而都輦之民臥者貼席市者安肆人人鼓歌以儛之矣顧二害之在當日胥吏之流實窟之以為利民之坐困以此令一旦掃而更之若葦洗手無所緣以肆其鷹攫彪噬之計往往思乘間抵隙以搖之而未有以中也義民方汝立等惴惴焉為後日慮乃重趼走數千里具諸明公所

以議革二害者疏聞于　朝　上謂根本重
地首宜優恤　特允其請著爲令使永永
無敢易于是江東父老子弟人人知　上顧
念豐鎬之德意與諸明公所以衽席吾民者不
可以無述也伐石勒之以永其事且刋爲書册
而請余一言以爲弁余嘗謂從來無兩擅而不
相觭之法亦無偏據而不相敓之情君子惟權
其大者重者謹持而預防之計城社則不暇計

狐鼠勿簪可决也以余里中所聞見條編利矣糧里或妄牽寄庄之戶以代其世役而亂均徭之規快丁利矣衛弁或藉口運卒之宂以恣其勾擾而丕条畫一之法革大馬利矣衙役或詭言征調之備以復其簪餐而牟俵解之貲雖幸當事者明而熟于計終不為其所搖而耽耽虎視者未有已也然則總甲鋪行之法異日者行之寖乆安知不有開閘竇以蠱之借他端以擾之

者乎豶豕之牙童牛之牿都民之皇皇請命于
朝而思垂之永永也豈過計哉余謂必如是
乃可以善承　聖天子沐浴豐鎬之膏澤于
諸明公黽黽然計安輦轂之盛心可永無負也
遂不辭而書以弁之

詩經起予序

昔仲尼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獨稱子夏
子貢爲可與言詩而又獨以起予歸子夏蓋說

詩若斯之難也詩分為四惟齊魯最為學者所宗韓嬰氏之外傳比物連類而不泥其辭髣髴有禮後之遺焉自毛萇以訓詁傳之鄭玄箋之孔穎達又從而注之疏之師師相授如印印塗滯于聲句之中而不能通于經緯之外起予之旨邈乎不可繼矣　國朝以詩試士學官之所肄主紫陽集傳兼用古注疏初未嘗使學者持一先生之言也大全行而異說絀古注疏亦遂

弗廢而不講厥後諸家之說詩者其書充棟大
要以暢集傳之所言而詩人之微辭與旨所爲
使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味之不窮探之不
盡者二百年來廓如也比部澹夫康先生以詩
起家旣已取高第官大夫司門京雒矣庭訓其
子以巳之所得者闡而繹之而詩說成其言翼紫
陽而作者也實以補集傳之遺而綴緝其所未
逮于諸家之所論採其精而用之而折衷其案

之未定者一諷詠之三百篇中緣物醜類因事託情主文而譎諫使人屢繹而未詳沉思而莫罄者無不表而出之葢眞有得于起予之旨西河之風于是乎不墜矣使得游于聖人之門可與言詩者微澹夫吾誰與歸昔夫子刪詩列十五國風而不及于楚然二南多出于江漢之間皆楚地也屈宋唐景變雅頌而爲騷賦太史公謂其志潔行芳可與日月爭光葢齊魯諸儒歎

徑避之不敢窺前茅而進由是觀之詩教在是明矣今肄詩者滿天下而澹夫獨以起予之言者夫家楚之都江漢之英靈吞吐其胸中者羨矣繼屈宋唐景而追商賜扶微學廣異義使後世不徒謂齊韓毛鄭詩之末者蓋將以此編為津筏焉詎直為弦誦者便于肄習而已哉

贈參戎李君秀野二首

曾從渭水夢非熊麟閣聲名指顧中刀斗不持

飛將法渥注誰數貳師功志存老驥頻看劍道合猶龍蛩挂弓更語西平多世業好專丘壑大江東

彤弓方擬答殊勳早御龍車蹕紫氛竹杖春扶蕭寺月藤輪秋駕蔣陵雲珠鈴久祕中權略玉笈長標內景文何用蓬萊訪仙藥芙蓉丹竈正氤氳

贅菴日錄壬戌上終

甓卷日錄目錄　壬戌下

太宰藍石孫公以司寇　召北上奉送二首
圓变圖說
臨潼宗侯荆谷七十
王伯子墓志銘
清江西河船政郡丞府谷李公生祠記
奇石汪君隱于賈而精人倫鑒訪予山中賦
此贈之

中翰任霖寰五十
嘉定莆陽卓公榮膺慶典序
聚星研銘
龍尾研銘
石子研銘
月夜沈不疑顧孝敷高見洛倪元嗣王不驕
李公昭公貽王鍾淑家弟羽王太復同集快
雪堂

中丞本如先生枉駕荒園賦謝

賦贈本如先生

中丞本如小像

陳居士功德記引

永寧院新刱寶華樓記

鳳遊寺新開放生池記

對峰林公暨配孺人陳氏墓志銘

北山別業睦喬之王不驕龔逸所家弟羽王

太復兩兒同遊有作
羽王奉　璽書督學楚中二首
寓林集序
門人周章甫倏爾長逝賦此悼之兼追憶其
兄長卿大令
張豐浦先生六十序
蒙　恩召以少宰兼學士充纂修　實錄副
總裁志感

李母仲安人九十壽序
批莊子內篇題辭

蟄菴目錄目錄終

蟄菴日錄　壬戌下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太宰藍石孫公以司寇召北上奉送二首

執法星高近紫微典銓爲扈帝南畿安危久繫　三朝望吐握長看四海歸京觀鯨鯢勞未息中原鴻鴈詠方稀　聖明側席思求舊好補山龍奉袞衣

鋒車一日下鑾坡司寇新承　帝寵多啓事中

朝標水鏡刑書大毘鑄金科舞成干羽苗先格矢就雖皆海不波　聖主賢臣眞可頌明良端擬繼賡歌

圓奕圖說

奕之局方而象地子圓而象天方者靜而圓者動靜者不變道止于三百六十有一動者其變不可勝窮唐一行宋沈存中以五十二萬萬紀之而局未盡也易大傳卦之德方以知蓍之德

圓而神卦各守其位蓍無位而凡位之可位者無所不行局之道卦之畫也子之行蓍之揲也然則方圓將不可互為矣世奕司馬之圓其局也何居凡方生于圓圓又生于方子行于局體乎圓而用乎方者也局載夫子體乎方而用于圓者也譬占卦而揲蓍固因方而後有圓之用揲蓍而成卦又因圓而後得方之體矣然則非方胡以圓非圓胡以方圓而方之方而圓之奚

而不可又何疑于圓奕乎哉渾天之法謂天形如鷄子地如子中之黄然則地本圓而人自以其方方之也近有爲地球之說者人詫其奇而不知其說出于渾天地之體圓而名之方局之體方而使之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局又安在乎其不可爲圓也可馬精于易其靈悟所徹殆如張平子之所謂心侔造化思叶神契者姑假是以發其參兩天地之微言不得

挑琦玗子之惡圓而謂其與柳州斬曲几異指
矣

臨潼宗侯荊谷七十

僊源天秩首藩雄派演臨潼御氣通座近紫微
依日月班聯朱陛接鴛鴻忠言乂抱更生志經
術長存河間功孝比蓼莪真可頌友如華蕚雅
堪風祿分九百恩尤普客結三千念未窮好古
獨知爲善樂采真彌覺宅心冲遺榮豈見朱門

貴折節常看白屋同巖畔瓊芝香蕊馥庭前玉樹色菁葱稀齡已信人間少塵念還從物外空玉女峰高招桂客仙人掌合引芝童鳳毛翽翽丹霄上麟趾振振玄扈中天宇玉輪方滿桂王家金翦正分桐稱觴醞比三漿美獻壽圖方五岳工從此歷年千二百軒轅仍擬拜崆峒

王伯子墓志銘

夫人之生也有才而弗克永其年蘭摧玉折行

道之人有爲之咨嗟涕泗而不能已者矧爲其父與婦之父鍾情之慟其何以堪宜其不忍爲東門氏之逵而求伸于禮之外也余盍讀楊觀察所爲王伯子狀有餘恫焉伯子名弘朗字玄子溧水故兗祿卿帶河公之孫而官生芝房公之子也芝房公娶陳孺人而生伯子幼而秀穎英特與大門中諸兄弟異帶河公心器之嘗撫之曰兒岐嶷不群將來且類我携之長安口授

以句讀伯子經耳輒諷且恒識不忘帶河公則
大喜眞吾家千里駒也一日以杜工部秋興八
首授之伯子輒次韻以進帶河公大驚曰古之
夙惠而以詩名者毋如李長吉兒豈其後身邪
比帶河公　予告歸里病且革伯子與諸父兄
弟侍側帶河公獨引伯子手謂之曰兒異日當
繼我以昜顯大慰我于地下其愛伯子如此伯
子既娶婦館貳室于史所治業益工芝房公與

其婦之父史印滘公日夜望伯子登成名兩家之門待伯子而愈大不意伯子秉命不融一疾而溘然死也於戲痛哉始印滘公官錦衣領緹騎宿衛于　京師公以巨族擁高貲名江左中年產女而無子以故與其配錢夫人憐愛女特甚不忍其歸于夫家持踵泣也則謀得快壻贅焉而會與帶河公同官長安間過兗祿邸中覿伯子以爲瑤環瑜珥有如王郎眞吾壻也帶河

公芝房公亦與史有世誼遂倩蹇修而委禽焉既婚而事印涪公如父事錢夫人如母印涪公夫婦大懽伯子忘其非已出伯子與婦居雍穆有禮所以事二尊人者歲時伏臘無怠其婦亦婉娩以奉舅姑夫之弟若女弟有恩義以故芝房公安伯子若不知其遠膝下者及伯子之卒也婦誓以身殉父母固慰之始強起印涪公痛伯子及女之無依也乃請于芝房公以伯子弟

弘祖奉兄祀待其後有出者以一繼伯子達禮者憐其志而悲之時印滄公宦　京師以痛伯子病且逝而拳拳以治命周旋伯子於戲伯子可謂不亾也已伯子之生以萬曆壬寅之十月六日卒以萬曆戊午之正月十九日芝房公以今天啓壬戌十月八日塟伯子于南仙山去王與史家各百二十里而遥亦印滄公存日所卜也余先少宰與帶河公同舉鄉試余又與芝房

公締兒女姻居恒才伯子而尤憐伯子乃因芝房公之請按狀爲伯子志而系銘以瞋伯子銘曰

名家之子名家之壻矢節有妻奉禋有弟無忝爾祖上賓于帝十有六年住人間世發祥仙山以待而嗣延爾胤祚千萬祀

清江西河船政郡丞府谷李公生祠記

國家歲轉漕粟于東南以贍　京師而特設治

艘工部分司于淮安之清江浦以裕輓輸之用故事部使者董于上別選衛幕與府州之首領分地營之法至備矣然艘之後最繁劇不易理幕與首領其秩卑而材又多嵬瑣不易稱獨部使一人總領而兼攝之多督責而鮮成功于是部使者疏聞于　朝請專設兩郡丞以分任其事置東西二廠東以授淮而西以授揚郡丞秩高其政令易行于下于以檢括胥吏彈壓軍

匠其勢易行而其事易集府谷李公蓋　朝
所選擇而使之以宿遷令高第特拜揚守相而
治西廠者也公起家乙科剖符爲令氷蘗自矢
人以爲有關西清白風至理繁治劇之材又所
謂[illegible]緒不棼于繭絲錯刃不頓于髖髀者矣其
涖是任也念船政之難所從來矣而首分其任
尤兢兢然以弗克治辦爲懼乃夙興夜寐不憚
鞅掌以身先之又博採輿論以參伍之其嘗腈

之不以自涴也如孔奮之爲姑臧令其竹頭木
屑綜理之必周也如陶侃之爲荊州督其知人
善任不務苛刻使工匠得以竭力從事也如劉
晏之爲鹽鐵使繇是舞文之吏背如負芒刺而
不敢動運斤之役審曲面勢不敢以苦窳而靡
公材唱棹鼓舵之夫鱗次受船而無踰等後期
之患蓋眡昔之幕屬爲政事叢脞而人情媮者
相去不翅若霄淵部使者得以操大綱于上拱

手受其成而船政至公乃赫然一新矣然運需于船船需于木數十年來商賈以採辦之難權稅之多其以木赴淮廠者少而艘事乃大困公乃請身督買木之役溯大江而上采入川蜀以治之高峰造雲陰崖蔽日啼猿之峽既阻驚波跕鳶之溪尤虞毒霧公不難以身往來上下于其間且加惠以感嗘峒之民又施德以恤斧斤之衆由是商賈輿隸讙訢鼓舞竭蹷以趨楩柟

杞梓之材隨山而刋蔽江而下輻輳以至于淮
而艘之材有不可勝用者公之力也夫治艘之
事其難有二一苦于材之不時至而工無可施
一苦于事之不時集而用無可及令以刻核操
切者當之雖御之如束濕薪威之如爝烈火功
未及成而愁口巳嗷嗷載道矣如公寬以居之
廉以涖之嚴程限以課其能大撫綏以恤其困
事之舉也倍于疇昔人之愛之如冬日如慈母

惟恐其情之不竭而力之無可効也謳吟之不足爲俎豆以祀之思永公之澤于世世漕事所賴于公者良非淺也 國家且將重加秩久任公以裨漕政然則公之德豈獨大有造于商賈而已哉生祠既建余門人饒生應霖亦公部內之一人也首以公之德政告余請余文以章公之法于不朽余乃次第其事記之饒生又言公課農桑重學較案鮮留牘庭多啼鳥且種德政

可方漢代之循良淮之士民能頌之當道且列剡而薦之余茲所記苐紀公船政一事不具論也公名繼志別號繩吾陝西之府谷人

奇石汪君隱于賈而精人倫鑒訪予山中賦此贈之

大隱風塵老褐衣潤山荆璞抱清輝雙眸自朗人倫鑒一目旋分造化機笑撚蒼髯揮玉麈坐調仙指拂金徽謂予起色占須驗好共滄江理

釣磯

中翰任霖寰五十

珮聲高押鳳池班天上璚切近可攀手握絲綸
歸北省身開樓墅象東山香分玉殿千花出露
引金莖五夜還艾壽正應從政日好持青囊覲
龍顔君官中書舍人家近東山故句中及之

嘉定莆陽卓公榮膺慶典序

國家嘉惠元元以親民之官毋踰于邑長令賢

者功能旣著特超遷銓部臺省以褒顯之三年
而以政聞則又以封貤之典榮其身若妻而上
及于其父母然而王爵者恒持賞格以覆核之
治行非高第勿予高矣未及期與未登薦剡者
薦而未得以正論者又累以循聲著而或以他
故若軍典　國賦不及格者亦靳勿予蓋　國
家注意守令而慎重名器又若此其兢兢也有
如任甫期月遘　國家非常之慶以循良卓異

特被徵數身荷　恩綸而上貤其親得以申
鍾釜不逮之情而崇蓼莪罔極之報此則在
國家爲非常之典在臣子爲毋望之榮蓋自開
國以來邑長令不一二遘也如吾嘉定莆陽
卓公之得此也豈不焜燿綬冕爲一時盛事者
哉公以巳未進士選擇而令嘉定其仁之慈祥
而愷悌也如春陽之煦物而欣欣向榮其明之
燭隱而洞幽也如神鏡之照人而泠泠徹膽其

惠之先煢獨哀無告也如慈母之葆嬰而不忍
免于懷其威之抑豪彊而董不虔也如泰阿之
斷物而無所攖其刃至其閔吳民之疲于賦也
寧以撫字心勞自比于陽道州而不欲以催科
蹙迫吾民以愉快一時之意則又吏民同聲尸
而祝之願得長芘公宇下以怙恃我者也于是
吳之御史中丞若直指使者競以公之異政循
聲聞于　上思得異典以褒寵之而會

今天子方接千歲之統大推　恩覃方內外特
詔邑令長高第者與封秩以示褒勸而公遂首
被之即大農持考成之法欲以逋賦緩　慶典
而終不可得也公方以身貴而二人之不逮爲
戚即綰銅章拖黃綬不以爲榮河潤百里星近
三台不以爲貴春雉方馴秋螟盡散不以爲功
延見吏民巡行阡陌戴星卜夜不以爲勞而中
心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則誠所謂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者今一旦得此于上以解其平素同人之
被此典皆以爲榮公之被此典其榮尤與人異
也邑之士民慶公之遇群然謂 天子神聖
知公之能父母我因榮公之父母以爲公報所
爲歌頌盛事不可勝紀公辛酉南闈所取士若
而人余季弟貞亦與焉慶其師之膺此異典也
謀所以賀公者謁余而請其辭余乃爲揚扢之
如此且因季弟以語其同門生曰子無僅以是

爲子之先生賀也子之先生爲三吳治行第一
宜以銓郎臺省　璽書内徵者久矣　綸
命旦夕且下不次之擢非常之賚輻輳嚮臻可
翹足以待子之先生所爲依　日月之光以顯
其二親于九原者且不可爲量數學士大夫將
橐筆次第紀之余今姑以是爲子之先生異日
券請比于堂下之三魚可也

聚星研銘

仰而觀之一泓黝然俯而察之衆星粲然通身
是眼獨守其玄夫是之謂德不形而才全

龍尾研銘

拂之不見鋒鋩扣之若出金石固宜知其自守
其黑爲天下式

石子研銘

堅中堅玄又玄闇而章光燭天

月夜沈不疑顧孝敷高見浴倪元嗣王一不驕

李公昭公貽王鍾淑家弟羽王太復同集快
雪堂
華裾雜遝總英流清夜西園卜勝遊滿徑繁霜
沾履跡半天明月挂簾鉤栢枝曲奏山香古桃
葉歌傳水調秋漫說高城催畫角更燒銀燭按
梁州

中丞本如先生枉駕荒園賦謝
蕭然三徑掩蓬蒿何意軒車慰鬱陶忽聽至言

疑賡樂乍親德宇似醇醪敢云氣合雙函劍漸覺身輕一羽毛爲惜知音絃未輟頻將疏越向
君操

賦贈本如先生

名園偏萃秣陵春二水三山近可親投轄獨容看竹客當歌群擁散花人六朝興廢那廻眼四海安危總繫身共憶蒼生懸望切鋒車今已下
楓宸

中丞本如小像

學則一代之通儒仕則入座之名卿玄賞則香山之老居士禪悅則天竺之古先生可以綜六家之要指可以作萬里之長城可以秘仙蹤而順世法可以入魔界而度衆生入方願公以出處關世之隆替公則未嘗以吏隱爲身之重輕方且師天老而友素女鼓瑤瑟而吹玉笙引衆熈而登春臺渺獨征而遊太清白蓮之社可就

赤松之功可成夫何有于東山之捉星而理豖
綠野之霜鬢而論兵者邪

陳居士功德記引

世間一切功德皆從心造能了自心者功德無
量無邊不可勝數而教中又以檀施爲六波羅
蜜之一布金散寶廣種福田因圓果滿皆不唐
捐世人諱貧執吝者妄以有爲之功德詆之不
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凡所作爲皆自性之變

化其爲功德不可以顯微鉅細論也竹溪陳居士宿植勝因蚤聞正法與其子皈依三寶誓與佛事自鳳遊寺而外所爲布施興創者不知凡幾焦太史嘗爲記誦言其事余從里中聞其父子之高義心向往之以爲世之人甘爲財虜忍作錢愚郄公之清正王戎之放達而惜財如命爲世所嗤居士獨割世人難釋之情起大教之陵夷破人心之癡愛此其功德何可量也太史

提北統之筆鋒提南宗之心印緇白叅承不輕許可而獨娓娓于居士父子懽喜贊嘆不翅自其口出豈易得哉余快覩斯記因書數語以弁之庶幾世有知莊嚴佛土崇修像設有重于巳之田宅車馬服飾玩好者大法可以復興斯亦太史所以嘉與居士父子意也

永寧院新刱寳華樓記

都城之南最勝曰雨華臺蓋聚寳山之高處其

址有菴曰永寧院東倚高座寺成化五年僧祖
浩所建也闢地得新公塔銘知其地爲宋之永
寧院佛土重開有默爲之護持者矣菴有兩院
僧衆分居之其左爲智弘所受西近雨華臺有
亭翼然眺木末及城内外諸江山爲登覽勝地
士大夫每選勝而遊憩焉舊有堂供佛智弘思
建樓于其地高明爽塏可遠塵務爲朝夕焚誦
之所余因題其名曰寶華而爲文使募之于是

故光祿卿陽羨吳公等各捐貲以助今幾二十年矣而工始告成智弘復請余紀其事將勒石垂于後余謂聚寶雨華長干高座其林壑之美刹院之勝所不待言而獨惜達官貴客遊人冶女時時往來于其間大都為眺望嘯咏藉此地以暢其懷耳精籃名刹諸比丘群聚于中乃不得專心以修佛事而徒耳倦于絲竹管絃之音手煩于樽罍斝俎之器使人視其地如歌樓舞

館而諸僧亦且視其居如郵傳市肆不暇問焚誦爲何事豈不痛哉智弘當繁華美麗之場結清淨之良因闢莊嚴之勝景崇建斯樓以修善業可謂居火宅而頓湧九品之蓮臺處愛河而忽現千斛之寶筏者矣余故樂紀之俾勒石以永其事倘遊憩之人登斯樓者生歡喜心起皈依想則絲竹管絃樽罍爵俎之地無非道場總爲淨土斯樓之功德又有不可思議者也

鳳遊寺新開放生池記

金陵在梁陳時長命放生洲八十一所至唐肅刺史顏真卿請于朝以放生池勒石以垂後宋制使馬光祖闢青溪以放生建閣于上而張椿爲之記葢自赤烏分教之後佛道之盛無踰金陵千餘年來山川池囿之爲瞿曇氏有者不可勝紀今可按而求也鳳遊寺在都城之西南其址即晉之瓦官唐之昇元鬱爲勝地邇年竹溪

陳居士就舊叢桂菴構建佛刹祠部以上丸官名之其更爲鳳遊則以寺之南鳳凰臺在焉李翰林所韻二水三山處也臺之下有池環之久且湮矣居士鳩工濬焉爲放生池未及成而居士逝其子大義紹先志成之旣訖工將合緇白之衆醵錢貿易鳥雀蟲魚放之使雲飛而高川泳而深者從羅網刀戟間復有生全之樂乃偕住持眞元等謁余請一言以記之余惟大雄氏

之垂教也其所稱波羅夷辠無甚于斷物命其所稱檀波羅蜜無大于救物生故不忍鹿之截于獵也寧以身受歌利王之割截而欲使饑鷹之免攫夫鴿也自刲其腨肉以飼之此放生之事所繇起也儒者每以血食爲生人之命稱引庖羲之畋漁以詆諆之不知茹毛飲血其來已久聖人因事而爲之志豈遂謂殺爲可常而生爲可折哉成湯之解綱孔子之不綱不射宿孟

子之遠庖厨程子之擲黏竿吾聖賢未嘗不以放生爲亟故余嘗疑周禮宰夫蚳醬蠯醢以供籩豆蟈氏焚牡鞠以袪鼃黽硩蔟氏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以射妖鳥之巢似漢儒傅會之非聖人意而陶弘景以制方用水蟲飛昇之詔後于桓闓乃知三教聖人無不以放生爲大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所以生生而不息也何獨大雄氏云耳哉內典輪迴之說冤冤相報惟

殺爲重恩恩相報惟生爲重非此不足以四與冤
生之殺心而開群物之生路今之在家者未能
斷肉且以戒殺放生爲懺悔因亦大雄氏所不
棄若夫薄萬錢之奉後三盡之饕誇四海之富
者乍一回心以全物命其功德尤勝余之記斯
池也不復廣引内典姑以儒道言之吾黨之士
必有開籠斷綱除檻解懸拯萬類于阽危躋四
生于仁壽者矣

對峰林公暨配孺人陳氏墓志銘

對峰林公莆之隱君子也林之族冠冕天下多以儒術顯公少治博士家言幾有成矣已而念無以佐二尊人菽水之歡乃棄去挾計然之策遨遊湖海間爲廉賈而息常十百倍徙用是家日益起謂金陵東南一大都會也萬貨之所輻輳可以時高下而赴之且又英賢之所躔也遂决策家于金陵公娶陳孺人有子曰中翰君曰

烜生而穎秀公教之誦讀以竟巳未盡之志旣
命之遊戍均矣中翰君因是多長者之遊以貲
爲郎官中書舍人直　文華殿事　今上皇
帝典領東觀圖籍秘書事念公家居亟請歸省
覲膝下無幾何而公逝矣嗚呼慟哉公生平志
潔行廉與人交不侵爲然諾有以緩急告者常
不惜捐貲助之以是義聲著閭里人人知其爲
長者孺人以名家女用勤儉贊公之内政故公

得壹意什一而無反顧憂其撫中翰君也顧復
與義方相助先公二十七年而卒夫公之勤生
食力夫負妻戴以有其家而又得中翰君爲之
子慕卜式之義致身登　朝履赤墀踐文陛待
詔金馬門稱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且積資
待遷將次第受　封貤之典以榮公與孺人于
地下公之所以善積而昌後者可以無遺憾矣
世之擁高貲而泯泯無聞者所在不乏如太史

公所記鍾鳴鼎食之家而未聞有子能善顯其親者如吾林公豈易得哉公之生以嘉靖丙午之十一月初五日卒于天啓辛酉之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孺人之生以嘉靖丁未之十二月二十日卒于萬曆甲午之四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子郎中翰君曰烜娶　氏爲
公女孫男三某某　孫女三中翰君以今壬戌之十二月十一日㙊公與孺人于某山之原

謂余素遊公父子間有通家誼知公莫若余者
手自爲狀請余文其羨道之石余乃據事直書
爲志而銘之銘曰
山澤之臞薜衣蕙帶聊以自娛孰是三徙大息
其業旅于上都偉哉林公富而好禮被服以儒
懿彼孺人克佐蘋蘩秉德不孤翩翩鳳毛朝于
阿閣天祿所儲母不及長父不及顯籲天以呼
爰卜新阡大啓丙舍不朽是圖　恩綸可待

耀此黃壤宿草芬敷太史銘之金石可泐此義弗渝

北山別業同陸喬之王不驕龔逸所家弟羽王太復兩兒同游有作

雲中鷄犬秘蒿萊幾見高軒載酒來百畝方塘橫小閣千章喬木擁孤臺桃源水遠津堪問菊圃花深徑可開此地真宜稱大隱狎人鷗鳥共徘徊

羽王奉　璽書督學楚中二首

治郡功名著一時　璽書遷秩下彤墀權衡乂負人倫鑒山斗宜爲學者師相馬定知忽牝牡屠龍眞許辨雄雌峴山遺愛今猶在更喜褰帷慰所思

千騎東方擁使君江春梅柳正氤氳二南風化先王地三楚朝雲秀士文共憶琳琅皆授簡郎看羔鴈動成群應知數仞宮墻內擬踐天衢御

紫氣

寓林集序

貞甫自爲諸生以經術古文辭名噪海內士之北面而請受業者羔鴈常闐門自前輩長者在鄉如鹿門具區諸先生皆折節下之以爲將來天下文章當歸阿士比成進士服官中外一爲令再爲郎兩爲藩臬督學治兵使者廻翔南北幾三十年所至賢士大夫造請貞甫者無虛日

幾如梁之任昉賓客滿座入其室以爲不翅游龍門者士之從游者日益衆幾如漢之馬鄭二氏所稱弟子著錄幾萬人者其乞貞甫之文如被華衮如薦拱璧又幾如唐之李北海所稱碑版照四裔者其文日新富有縱横變化握三才之紀類萬物之情抉二氏之微覈九流之品而渫靚簡遠泓渟蕭瑟蓋邁往之材絕塵之識與拔俗之韻三者相御而行吾每讀其文未嘗不

爲之泠然神賞如登崑崙之丘縹馬閬風縱轡
玄圃弭節樊桐手持綠玉徘徊出入于十二樓
中耳目所際去囂埃而遊濱涬者也貞甫之文
不脛而走四海顧自祕其集不遽出視學政時
鬱攸焚其草徧購求之始得成集士之迫欲盡
窺武庫者益永于曩時蹋可還羊可投衿可題
掌可記赫磃可踊貴矣日貞甫請休沐于西湖
之上乃手自排纘屬其門人秘書吳君德聚板

而行之玆所謂寓林集也余嘗縶觀我　朝之文不翅如唐之三變弇州故嘗究而論之嘉隆以後沿襲成俗剽剝相高刻畫闘西子之矉跕躧競壽陵之步識者猒之貞甫力挽其衰濬發巧心標會神理無境不真有竅皆中今試取其篇而讀之玄兊自暵天籟相宜可謂如吸風飲露之人不食五穀餐霞服日之侶獨飲三瀣盍濁世之粃糠一掃而空之翩翩乎凌霄霓而直

上矣余不能于今日擬貞甫一瓣香從何人拈出亦不能于後世擬貞甫三尺席爲何人虛左要以詩則晉宋之陶謝唐之王孟文則漢之董賈唐之韓劉宋之歐蘇千載而有鍾期必有所以處貞甫者吾豈敢私所好哉余材遜貞甫十倍然貞甫意嘗在余官南曹時余從里中時接貞甫未嘗數以文事相語然所謂莫逆于心者隱隱在眉睫之間今之行斯集也命余以序手

書勤惓必得余一言以爲快余嘗私謂當今雅道淪謝當與天下共推貞甫余不佞請率儲胥之賦奉盤匜以從事如云晉楚之戰各建旗鼓角勝于中原則余請辟三舍未敢以鴈行進也然則余何足以知貞甫矧貞甫負經國之材且乘時而出以究其用名山之藏過此以往大而化之有莫究其所税駕者余兹不免妄以今日之所見以擬議之眞猶存乎蓬艾之間矣

門人周章甫脩爾長逝賦此悼之兼追懷其
兄長卿大令
弟兄文采競翩翩靈運才名比惠連桂樹忽彫
淮水北杏花先落寺門前一枰遂了平生事四
壁徒看素影懸莫向秋風陳九辨招魂誰與問
高天
張豐浦先生六十序
州大夫張豐浦先生余之同年友葢古所稱道

術方聞之士也先生起家歷陽以茂才異等推擇而貢　闕下余得與同籍焉先生肄業南雍時焉具區先生爲大司成所賞拔名士數十人先生常爲之冠後諸兄弟多得雋去先生守一經自如然諸兄弟每語及人材未嘗不心愧服先生以爲莫能及也後先生隨牒授巴東令巴東居楚之西徼嶮岨僻遠舊稱難治先生以愷悌煥休之恤民隱剔吏弊蘇其地之刁㤥而化

其俗之剽悍巴東乃大治衙之後圃有竇生漣理人以爲君家漁陽之麥秀兩岐可並頌矣比及五年乃晉而爲歸之刺史巴東歸所隸也去巴而歸如由室而升堂兩地之父老子弟歌來暮而咏孔邇者交相屬先生以其治巴者治歸而歸亦大治先生之治理流聞三楚間時且以循良舉于　上將蒙　璽書褒顯之　賜金增秩如神爵五鳳間潁川南陽之故事矣先

生念兩尊人春秋高一旦拂衣而歸兩地民攀
轅臥轍者至枳其道不能發尸而祝之謳吟不
絕已歸去思錄所繇作也旣歸出入里門蕭然
儒素若不知有五馬之貴者澹園焦先生講學
于金陵先生時渡江從之遊以所見聞與焦先
生相質證超然自得于言語之外所著明德堂
答問葢先生之啓發者爲多間過余遯園中坐
語彌日道貌德容溫然可匊談言微中使人知

異泠然若御風之行采真之遊萬物不能嬰其
慮也獻歲先生開六袠矣其子某某壻某某渡
江謁余請文以介壽余應之曰古之言壽者如
廣成子之千二百年籛鏗氏之八百年皆遥輿
輕舉夐出人世之外薦紳先生難言之若吾夫
子所言仁者壽以其體靜而樂山此則理之必
然不爽者子之大人去健羨黜聰明絕意于世
之紛華而抱樸反本還天地之根游渾沌之始

如潛龍之蟠九淵其靜極矣將耄耋期頤不足以窮其筭百千萬億未可以極其量壽自有之豈待余言以爲祝哉子欲壽子之大人苐日稱觴以娛膝下歲歲誦有穀祝無疆先生玩心神明遊詠道德氷釋理順左右逢源有不知夫老之至者卽柱下相君之爲計相留侯之從赤松子猶不以吾道易之彼洪崖張果之遠引堯年近娛唐世知不足以當一盼也

蒙 恩召以少宰兼學士充纂修 實錄副
總裁志感
病來華髮自蕭疏何意弓旌到索居天上青藜
東觀直日中丹橐北扉書抽毫漫許藏金匱委
珮誰當踐玉除雖有報恩心一寸天門萬里竟
何如
李母仲安人九十壽序
余嘗觀閥閱之家其名德位望爲奕于祖孫父

子間綽然爲一邦之冠冕稽其內行亦必有代相嬗者譜牒所志或以婦代夫終或以母兼父訓焜燿彤管斑斑可攷若夫盛年矢志貞于白首訓廸子孫丕振其家聲而自開遐祉如淮南李母仲安人者尤于前史中所載諸賢媛不多覯焉安人者太師文定公之冢婦尚璽敏齋公之繼配而純卿諸兄弟之母也李氏門胄之高華人倫之儁彥海內罕儷尚璽公兄弟濟美文

定如華陰之楊桐陰之韓而內行若奉常之配袁夫人太守之配徐恭人皆以婦德母儀聞于當世嘐嘐百年徽音未泯今安人又獨巋然爲魯之靈光矣余與兩弟于安人之猶子舉同年締兒女姻者累世以故知安人內德最深今年癸亥安人開九袠叔子飛卿君介其兄計部太僕兩君來余言爲祝余不敢降西池之青鳥招南岳之玄鶴啓綠綈洞眞之秘文引丹臺注生

之寶籙茀以其內德所樹懿爲壽徵有如操左
劵者頌之安人出自寶之名門先世若銀臺若
廉訪若庶常珠淵玉海閨秀所從來久矣尚璽
公失元配文定公爲擇耦後得安人安人歸而
郤盛餙不御以高節自厲如桓少君舉案惟謹
布衣操作而前如孟德曜與婢女共織紝朝夕
必程所課而後卽安如魯共姜至撫其前所生
曁所生慈愛等一無祥覽異也其訓勅以行義

名譽自援毋瀆其家聲則又峻持之未嘗以前
後嫌自引尚璽公無祿安人以一身撫諸孤閭
內外肅然人人稱其家法仲子以攻苦沒為立
伯子子以嗣季子再以攻苦沒為立叔子子以
嗣偕兩孀婦共砥柏舟之節如華陽之泰姨禮
珪皜皜焉與琨玉同貞秋霜比烈而諸子若孫
奉三世之教蔚然興起蘭芽玉茁瑶環瑜珥森
立于前人謂尚璽公克昌其後文定公之後青

紫盈庭棨戟相望不啻如唐之隴西贊皇七葉
重光則安人之力也他如族黨間有不給輒分
貲以助無吝容遇事有不決以片言剖無不人
人心服去此又不可槩得之閨閣者安人視之
直棗脯栝棬之常事耳夫以尚璽公未盡之德
而安人衍之以單及于無窮其德之所樹有佐
尚璽公之不逮而補造化之偶奇者矣則夫享
無疆之壽而以一身永爲怙恃天方大授李氏

眉壽之慶不于安人錫而誰錫哉古稱輿門必屬諸男乃譜牒所系出于內德者固自不少月代明以助日滭舍潤以佐山余故謂閥閱之盛必有內德而其人必有德有壽以大其胤祚此理之可操券得者安人無疆之德引為大年今九十而視聽不衰步履愈健即八千歲為春秋知其不足紀也余故因計部太僕兩君之言擇而稱焉詒飛卿君俾坐進一觴以介安人千萬

年壽

批莊子內篇題辭

內篇莊子之本書也外篇雜篇不盡出于莊子或其徒與後人之學莊子者昉而爲之亦或以他人之文有類莊子者取而傳之蘇長公嘗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非莊子所作而宋人又以胠篋中田恒十二世盜有齊國證此篇非莊子筆言齊滅于始皇之時去莊子甚遠其言良

爲有據而雲間徐黃門又謂天道篇平易無奇不似莊子皆非漫然者善學老莊無如晉人然當時衆所研味惟在內篇故詣學術者有聞見止于莊七之論
逍遙遊等篇名皆用三字不知果莊子自名之耶抑後人取其篇中之意爲立此名耶漢氏緯書如乾鑿度等無不三字者豈亦倣莊子而爲之者歟

先秦古書如孫武子管子韓非子商子其文之奇無論然首尾肢節秩然可尋讀者易了惟莊子則離合變化不可端倪忽然而起忽然而止忽然而斷忽然而續循之莫得其方攤之莫規其際如神龍之卷舒于重雲出沒于大海不可繫捉眞千古未有之奇書也

孫大司馬文融曾批點莊子有摘撫其字句者司馬有文章鑒其言如老吏斷獄一字不爽然

余獨謂其非所以論莊子盖莊子以化工之筆隨意成文如九天僊人咳唾皆爲丹砂謔浪皆爲眞訣彼豈如後世文人舐墨搦管雕鏤刻畫而爲之者哉刻舟而求之劒之去也久矣

世之擯莊子者以其非聖不經而詆孔子進莊子者以其言陽雖詆孔子而陰實尊孔子要之律莊子不必以孔子尊孔子亦不必以莊子莊子自莊子耳彼其書皆劈空撰出本無是人無

是語即所尊所絀皆寓言也可執以爲眞乎此人此書原欲別開天地自立于洙泗之外故余嘗有言曰不必以孔子律莊子不可以孔子律而後見莊子之奇不必以莊子尊孔子不可以莊子尊而後見孔子之大

不得箋註不可以讀莊子徒得箋註亦不可以讀莊子註莊子者古今數十餘家可謂多矣然其人皆自以己意發而爲言耳名曰註莊子豈

眞註莊子者哉最稱入微者前莫如郭郭象後莫如李元卓然郭之所註乃魏晉之清言李之所註乃竺乾之餘論耳以爲不似莊子不可以爲即是莊子亦不可我願人以莊子讀莊子毋以人之讀莊子者讀莊子而後可以讀莊子

莊子神僊也首篇有云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非神僊安知霄霓之上有

如此境界藐姑射之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非神僊安知堯舜之外有如此人物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無所可用安所困苦非神僊安知宇宙之内有如此受用唐人尊之爲南華真人知其別有所據陶貞白真靈位業圖謂莊子爲闈編郎其名秩似不甚尊然是天上掌書之僊如顏淵

卜子夏之爲修文郎固不當以位次論也太史公謂莊子善屬書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嗟乎神僊豈人之所能器哉